



# 大明首相

郭宝平◎著



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典范

锐志匡时、励精图治的史诗长卷

●—— 大明政治生态写真 高层人格心理探微 ——●

# 大明首相

郭宝平◎著



# 目 录

- 第三十章 流言满布重臣生疑窦  
宣淫无忌土司惹事端 1
- 第三十一章 僚友倾诉真假难辨  
君臣相见疑虑顿消 13
- 第三十二章 破谣言高拱忘怨布公  
罢巡抚海瑞怒不可遏 23
- 第三十三章 海刚峰痛骂举朝皆妇人  
高中玄纵谈兵事乃专学 31
- 第三十四章 轻进兵贵州官军惨败  
换巡抚阁臣直房授计 41
- 第三十五章 执政重臣代商陈情  
一介布衣替人疏通 49
- 第三十六章 查贪墨大佬各怀心思  
议改制阁臣难求共识 57
- 第三十七章 绕床走高阁老遣勘官  
巡边堡王军门开杀戒 67
- 第三十八章 虏汗踌躇难决引而不发  
土司大喜过望主动受审 79
- 第三十九章 排兵布阵俨然统帅  
战守有备允称干城 89

- 第四十章 俺答汗受刺激不愿服老  
美少女失初夜甘心送抱 103
- 第四十一章 巨浪滔天漕河遭淤堵  
李代桃僵爱孙失情人 113
- 第四十二章 恨惧交加叩关请降  
居为奇货悲壮担当 123
- 第四十三章 主朝审心力交瘁  
纠遗诏意味深长 131
- 第四十四章 授方略技高一筹  
惜利机力排众议 139
- 第四十五章 疑神疑鬼不时反复  
斗智斗勇临机设策 153
- 第四十六章 兴风作浪暗导闹剧  
两强相争明燃战火 165
- 第四十七章 一波三折俺答汗执叛人  
求进心切殷尚书攀太监 177
- 第四十八章 午门献俘圣心大悦  
后堂上计众官慑服 189
- 第四十九章 息事宁人谋刺案不了了之  
参透杀机痴情女杳无音讯 205
- 第五十章 俺答汗求封贡急坏高阁老  
戚总兵保部下拜托张相公 213
- 第五十一章 杀官劫库终启战端  
损兵折将临危受命 225
- 第五十二章 绣鞋敬酒成佳话  
美人投怀有陷阱 237

- 第五十三章 明里力争终成正果  
暗中使绊希望落空 249
- 第五十四章 老套路无以破难题  
新招数令人大不安 263
- 第五十五章 三厄岭生死搏杀  
晾马台对天叫誓 273
- 第五十六章 巡抚惊恐万状自请治罪  
阁揆愕然失色知趣求去 289
- 第五十七章 首相易人信之弥深  
印公更迭埋下隐患 299
- 第五十八章 江陵掌控人事更见其妙  
新郑开河之议胎死腹中 309
- 第五十九章 敌意未消午夜惊魂  
良策苦思南北挂心 321
- 第六十章 讨好不成郁郁挪位  
寻人无果沮丧而归 333
- 第六十一章 虏患终弭君臣开颜  
粤乱方殷首相出手 343
- 第六十二章 伤圣怀元老无地自容  
通海运阁揆断然定策 355
- 第六十三章 出师不利黯然自劾  
身不由己狼狈丢官 365
- 第六十四章 南海子太监施毒计  
得意楼光棍设骗局 377
- 第六十五章 计靖岭南网开一面  
议催欠赋气抖双手 385

流言满布重臣生疑窦  
宣淫无忌土司惹事端

京师元宵节灯会，例以正月十八收灯。至此，自入正月以来的城中游冶寂静下来。次日，都中男女即倾城而出，纷纷到西郊白云观联袂嬉游，席地布饮，谓之耍烟九。是日不唯游人塞途，且各地道士不期而集者，数以万计；大内的太监，也会在这一天散钱施斋。

隆庆四年正月十九日，为抢到好位置，到白云观耍烟九的人们即于晨曦中，或成群结队，或三三两两，涌向城门。四牌楼大街上，一位身着棉袍、戴着方巾又加了一对暖耳、足穿针线纳底粗布棉鞋的男子，带着两个仆从，踏着已然冻得有些坚硬的积雪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一边走，一边指指点点，相互议论着。

这正是刚刚到京的高拱，带着高福、高德于街头微服私访。

隆庆三年腊月二十二日，皇上下旨召高拱再起。内阁与吏、礼二部会揖高樞，由吏部咨请兵部差指挥一员，日夜兼程赶到河南新郑宣旨接人。大年初二，高拱接到谕旨，虽兴奋地赋诗抒怀，却也并不感到意外。他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：皇上是不会忘了他的，回朝只是早晚而已。令他不安的是，时光如梭，岁月匆匆，他一个望六之人，精力渐衰，来日无多，容不得从容等待。这也是他未阻止邵方晋京斡旋的原因所在。如今已是隆庆四年，按时俗纪龄，他已五十九岁，这个年纪已属老迈，亲朋故旧、乡邻同伴中，强半活不到这个年纪；忠君报国，亦到了只争朝夕的关头。从《邸报》中，他每每看到皇上对朝政无起色忧心忡忡，不满之词屡屡见诸

谕旨。每看到这些，高拱都心急如焚，夜不能寐，恨不得一步跨到京城，替皇上分劳赴怨。是以接到召命，他没有按惯例扭捏一番，而是立即轻装就道，未携家眷，先带高福和此前为长兄做管家的高德，顶风冒雪，乘驿车仆仆北上。

昨夜悄然入京，今日一大早，他就带着高福、高德上了四牌楼大街。高福、高德一路劳顿，本想睡个安稳觉，天还未亮，就被老爷硬生生从热被窝中叫起，委实不理解老爷何故如此。

“恐天亮后访客盈门，不如外出一避。”高拱解释道。两个人也只好极不情愿地随老爷出了门，只是不知老爷此行究为何事，问了几遍，老爷只是笑而不答。到得街上，高拱专注商铺店面，过了西四牌楼，就拐向草厂街而去。京城人都说，这一带虽街道不甚宽敞，却人烟稠密、店铺林立，是京城商家聚集之地。天早已大亮，街上的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只是开张的店铺甚少，远不像传说的那般热闹。高拱停下脚步，四顾而叹：“如此萧条，实出意外。”

“哎呀，老爷，快看，那儿有家饭铺好像是开张了！”高福惊喜地大叫一声。京城过正旦节，向喜居家聚餐，街上酒馆饭铺也就少有开张。三个人走了个把时辰，早已饥肠辘辘，高福忽见一家卖早点的饭铺幌子摇曳、有人进出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
三人移步到了饭铺门口，正要入内，突然，一名只穿了身单薄内衣的中年人惊恐地从眼前飞奔而过，后面几个官差模样的人高喊：“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”边跑边呼哧、呼哧喘着粗气，紧追不舍。不远处，传来女人和孩童的哭泣声。

高拱刚想吩咐高福前去打探原委，却见几个官员打扮的人匆匆走了过来。他们像是刚遇到一起，彼此拱手施礼，对擦身而过的追逐视而不见，旁若无人地交谈着。

“吃完饭去看看，到底真的假的。”一个人说，“若是真的，索性都知趣些，免得受辱。”

“不管真假，都不会空穴来风。高胡子脾气大，快意恩仇，报复起来怎生了得！”另一个说。

“喔呀！”高拱一惊，正欲上前查问，又听有人道，“唉，仁辅，看来这次你起复的事就不必想了。”

“仁辅？”高拱暗忖，“这不是何以尚的字吗？朝会上请皇上赐尚方宝剑杀我的那个人。”他忙瞥了一眼，几个人已走进饭铺。

“高德，你去听听适才进去的那几个人说些甚话，要做甚。”高拱吩咐高德。高德初来京城，官场上没人认得他，是以高拱差他去探听。

高德麻利地进了饭铺，高拱则带着高福继续向东走去。走出一箭地，到得一家布店门前，女子的哭声正是从里面传出的。高拱踌躇片刻，抬腿进了店门。门外虽挂着布店的幌子，店里却寸布未有，只望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，怀里揽着一个

七八岁的孩童在哭泣。他向高福努了努嘴，示意他上前询问。

“这位大娘为啥事哭呢？适才被追的那个人，就是从你家跑出来的吧？”高福问。

老妇哽咽着恨恨然道：“还不是当行买办闹的！”

京城实行铺户当行买办之制，各行业铺户须轮流义务当差，替官府采办所需货物。高拱早就听说此制弊病甚多，商人多有烦言，正可借此了解一二，便走上前问：“官府采买货物，不是照价给钱的吗？”

老妇摇头，道：“我一老婆子家，哪知道里面的名堂，只知道谁家轮到当行买办，谁家便走了霉运！隔壁姜家姜掌柜，去年生生被逼跳井死了！”

“喔呀！”高拱叹息一声，“那我过去看看。”

老妇道：“顶梁柱毁了，生意哪里还做得下去？一家人早不知去处了。”

“商人之累！商人之累啊！”高拱感叹着走出布店。

回到街上，主仆二人往回张望，没有看到高德的身影。停了片刻，高拱问：“高福，记得你说过豆腐陈家开的商号，就在这一带？”

“哎呀，原来老爷是为了找珊娘啊！”高福恍然大悟似的，“走走走，俺带老爷去陈大爷的商号，不远不远！”

“就你能！”高拱用老家话呵斥了一句。虽说此番上街非为此而来，但之所以出门拐到草厂街，正是因为他隐约记得，以售卖各地方物闻名的陈大明商号就在此地。而陈大明与邵方是好友，或许从陈大明那里，能够打听到邵方和珊娘的消息，这当然是他所期盼的。眼看能够得到珊娘的消息了，适才的劳累感顿时消散，紧跟在步履变得欢快的高福身后，转过一个小巷，来到了“大明方物商号”前。

这是一进的院子，颇是宽敞。只是大门紧闭，了无商家气息。高福用力拍打大门，良久，才有一个仆从模样的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打开大门，打量着高拱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
“哎哟，别磨蹭了，找你家老爷陈掌柜！”高福拽着高拱的袍袖不由分说闯了进去。年轻人见来者气度不凡，不敢阻拦，跨前一步引着高拱到了内室。

屋内已然搬空，一个中年人颓丧地在地当间抱膝而坐，似乎已没有抬头的气力。高福隐隐约约觉得此人正是陈大明，只是比过去瘦了许多，也黑了许多。他近前一步弯下腰去，惊诧地问：“这、这是咋啦？”见陈大明依然低头不语，高福大喊道，“这是高阁老呢！”

陈大明勉强抬起头，吃惊地看着高拱，想从地上起身，却怎么也起不来，只得侧坐着，双手摠地，勾头道：“高阁老，失礼了！”

高拱早就知道陈大明经理的商号售卖各地方物，在京城甚是有名，今日一见，竟是如此惨状，甚惊讶，便问：“何以如此？”



“生意破产，房屋抵债。委实不舍，特来告别。”陈大明戚然道。

“破产？”高拱惊问，屈身盘腿坐在地上，“不妨说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唉——”陈大明长叹一声，“敝号本以吴丝、绒羯起家，怎奈徐家二公子徐琨也开了一家方物商号，垄断了京城的买卖，敝号生意就此一落千丈。鄙人原想再寻货源，遂押房贷款，到西南去了大半年，在贵州水西采买了大批天麻、漆器，雇马队返京。不料，水西土司安国亨和他的堂叔打了起来，好不容易逃出生场，货物已损失过半；又遇前去征剿的官军，把马队扣留征用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贵州有战事？”高拱半信半疑，瞪大眼睛问。

“看那阵势，是要打大仗啊！”陈大明感叹说。

“喔呀，要打大仗？到底怎么回事！”高拱焦急地追问，“就你所见所闻，快说来我听！”

## 二

贵州西北部，川、滇、黔三省交界，山峦重叠，沟壑纵横、河谷交错，自古就是彝民聚集之地，以受朝廷册封的土司统之。自前元时，朝廷以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，分为水东、水西二土司。水西地域东北接遵义、仁怀，东南邻贵阳、开阳、息峰，南交安顺、镇宁、普安，西靠威宁、赫章，北与四川古蔺接壤。国朝洪武五年，元朝所封水西宣抚使霭翠归顺大明，入朝袭职。太祖皇帝下诏，授为贵州宣慰使，位列各土司之上；英宗皇帝则赐水西七十二世土司以安姓。自此，水西土司世代以安为姓。八年前，霭翠与奢香夫人第十二世孙安国亨袭职。此人疏通驿道，劝农辟地，察瞻贫困，颇有作为。

去年夏末，贵州总兵安大朝莅任。按制，土司为武职，当受总兵节调。新帅到任，各土司例当参谒。安国亨姗姗来迟，看着帅帐外亲兵列队两侧，刀戈相接，他却毫无敬畏样，两手空空，旁若无人，与陪同而来的亲信吴琮谈笑风生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帅帐。

坐在高大虎皮帅椅上的安大朝见安国亨深目长身、面黧齿白、一脸傲慢，心中不悦，待安国亨行礼毕，便厉声道：“尔即水西土司？访得尔一向恃众跋扈，谒上官时也傲慢无礼，可有此事？”

安国亨坦然道：“本宣慰使内修政令，外勤王事，常思报效！”说着，手舞足蹈，高声吟诵自己的诗作一首：

冠盖同登万里澄，王回气概自今增。

吾生幸际明时会，自愧无才报未能。

安大朝没有想到安国亨汉文竟如此高深，不觉刮目相看，也就转怒为喜，夸奖了一句。安国亨洋洋得意，与吴琼鼓舞欢噪着正欲辞去，安大朝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他“嚯”地起身，指着不知所措的安国亨斥责道，“尔是想反叛朝廷吗？哼哼！”他冷笑几声，“本帅视尔，就是釜中之鱼而已。尔兵有几多？能与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的官军一比吗？且不说官军，尔地盘有四十八部酋长，本帅铸四十八印信授之，朝下令，夕灭尔矣！”

安国亨忙跪地叩头不止，直到安大朝命他出去，才起身讪讪而去。

按制，土司不得筑城，安国亨的贵州宣慰使府，设在离贵阳三百里、毕节城东北一百里处大方寨子旁的螺螄塘畔。安国亨从贵阳回到大方宣慰使府，好几天都闷闷不乐，府内亲随战战兢兢，还是有几个被他暴打。

吴琼是亲兵总领，番语谓之慕魁，他知安国亨好女色，忙找了几个女子，陪安国亨在府中淫乐。过了两天，安国亨又发起无名火，一名亲兵被他一脚踢断了肋骨。这让吴琼很是焦急。这天午时，吴琼带其妻若姊来见。这若姊虽皮肤黝黑却五官极美，身段娇柔如水，早与安国亨私通。也正因此，吴琼方深得安国亨信任，竟命所部谒吴琼皆叩头，礼如谒土司。郁闷之际的安国亨见若姊身着薄麻裙，对他娇媚撩拨，一时兴起，命人拿来酒菜，三人围坐地上，痛饮起来。

“苴穆，”吴琼叫着彝民对土司的称呼，“那安总兵给苴穆下马威，或许是想让苴穆给他上贡。不妨备些方物银两，私下谒之。”

“哼，休想！”安国亨不屑地说，“我辈就守在水西这一亩三分地里，他奈我何？”说着，在若姊的脸颊上亲了一口，又用力撕扯若姊的衣裙。须臾，宣慰府明堂的地上，安国亨和若姊滚作一团。

此时，宣慰府同知安信走了进来。他对安国亨的宣淫场面多有目睹，是以只是夸张地咳了几声，并未退出。安国亨向外挥了挥手，以厌恶的语气说：“出去！”

土司控制当向朝廷上贡，朝廷给予赏赐。安信是来向安国亨督办此事的。“苴穆，今年入贡，朝廷定方物为大木，目下尚未采伐停当，照此恐不能按期运验，苴穆用心督一下才好。上次入贡，过限一月，朝廷因我违例而只给半赏。今年不能再过限了。”安信安然地一口气把来意说了出来。

“给四十八则溪传令，谁误期，砍头！”安国亨不耐烦地说。则溪，是对土司所辖部落首领的称呼。

安信劝谏道：“苴穆，这样宣淫不成体统，传扬出去，于安氏令名有损。”

“够了！用不着你来多嘴！”安国亨起身呵斥安信，“别忘了谁是主人！”

安信自然明白安国亨的弦外之音。四十多年前，安国亨的祖父去世，其父袭职。因其年幼，由祖父之弟安万铨，即安信的父親掇宣慰使之职，直到安国亨袭职，水西

一直由安万铨掌管，属民只知道有安万铨，不知有苴穆。几年前，安万铨去世，临终前，命长子安智偕母疏琮出居织金，次子安信留事安国亨，位同一国丞相。叔祖安万铨掌权四十年，安国亨对他们父子嫉恨在心，这仇恨目下都转嫁到堂叔安信身上。

可安信对眼前的场景委实看不过去。他年长辈高，又自觉理直气壮，不便对安国亨发火，就转向一旁的吴琮，用力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无耻！”

安国亨大怒：“安信无礼！罚赔吴琮马一匹，明日交马！”

安信无奈又不甘心，灵机一动，次日出高价将吴琮之弟吴珂的马买来，赔给了吴琮。吴琮见此马乃胞弟坐骑，要也不是，不要也不是，遂将此事禀报安国亨：“安信是不是故意用这个法子发泄对苴穆的不满？”

“此马赐予吴珂，命安信把自己的马赔与吴琮！”安国亨当即下令。

安信明知安国亨是在故意羞辱他，忧愤交加。当晚，他在家中借酒浇愁，酒酣之际，突然拔出长剑，长叹道：“朝廷若出了奸臣，有担当的大臣要清君侧！如今苴穆被小人环绕，若不除去吴琮，则水西千年基业、八十代传承，就要毁于一旦！”他持长剑在空中舞着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我必杀了这个小人！”

吴琮早在安信身边安插了卧底，一个叫阿产的安信亲随悄悄溜出寨门，一溜烟跑到吴琮寨中，把安信的话禀报于他。吴琮知道安国亨早有除掉安信之心，忙到苴穆府向安国亨添油加醋禀报一番。安国亨正在与若姊饮酒作乐，听了吴琮的话，大笑三声：“命你带阿第、吴珂、吴彤、务卒、恶卒、何高，即刻捉拿安信，就地砍头！”

安信早已大醉，恍惚间有几个人影突降眼前，他举杯道：“来，陪爷干了这一杯。”吴琮走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安信的人头滚落在地。

不多时，安信被杀的消息就传遍水西各部。别居安顺州织金之地的安信兄长安智与其母疏琮，闻讯惊恸不已，悲愤交加，发誓为安信报仇雪恨。于是，安智一面整备土兵，又驰马急约姐夫、永宁土司奢效忠，合兵于朵泥桥；一面带着二百亲兵，携带重礼，与其母疏琮一起，急赴会城贵阳，向巡抚王铮告变，乞发兵平叛。

王铮对安国亨目无上官早已不满，闻报震怒，飭令毕节兵备道杨应节率兵提安国亨到案，听候发落。可是，过了十余天，却毫无动静，倒是安国亨集结兵马于朵泥桥与奢效忠开战的塘报接连报了过来。

“安国亨不服拘提，兵备道却置若罔闻，必是受了贿赂！”巡抚王铮怒不可遏吼叫道。他一边上章参劾杨应节受安国亨之贿，故违军令；一面召总兵安大朝来见，商榷对策。

在巡抚衙门二堂，王铮把安智告状之事约略说了几句，就黑着脸怒气冲冲表明自己的判断：“安信乃宣慰府同知，虽属土官，也是朝廷所授，安国亨擅杀之，又不服拘提，这不是造反吗？！”

安大朝新官上任，立功心切，遂道：“请军门下令，卑职朝发兵而夕灭之！”军门，本是对总督的尊称，安大朝为表对王铮的尊重，便以军门相称。他抱拳拱手，又给王铮打气说，“这些年，南倭北虏欺我天朝，谁不窝火？灭此土夷，当可振士气、悦君心，机不可失！”

王铮提醒说：“彝人全民皆兵，又占地利，不可小觑。又访得彝族土司间无事则互起争端，有事则相为救援。战端一开，彝人血流成河，其他土司或明或暗援助安国亨也未可知。仅贵州一省兵力，不足以万全，还是奏请朝廷，调川、桂援军合剿。”

“请军门放心！”安大朝拍胸脯说，“本镇三万兵马足以灭此叛贼！”他随即“嘿嘿”一笑，“只是粮草军饷，还请军门足供。”

“一旦开战，耗费甚巨，贵州穷乡僻壤，哪里有那么多粮草军饷？”王铮为难地说。

“此番打仗也是为安智复仇，先让他出点血，解燃眉之急，也是应该的。”安大朝急于进军，便建言道。

“哦！这不失为一策。”王铮兴奋地说，“安帅可召安智商榘进军事宜，本院即向朝廷奏请出师平叛，并请调川桂援军，拨发粮草军饷！”

### 三

隆善寺南的一条街道里，一座四合院前，一大早就不断有人进进出出，引得附近闲来无事的市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围观。

高德从饭铺出来，尾随那几位官员，也来到了四合院前。见几个人进了四合院，他只得等在外面。

适才在饭铺，高德听这几个人议论，说到的人和事他都一无所知，但议论的话题他听明白了：高拱回朝了！他必定要报复那些赶他走的人。这几个人还说，时下道路传闻，一个叫欧阳一敬的人闻听高拱回朝的消息，吓得肝胆破裂而死！他们几位正是要去欧阳一敬家看看，这事到底是真是假。那些人说得绘声绘色，仿佛亲眼所见，高德却听得心惊肉跳。因这事关涉老爷，他得探听明白好向老爷禀报，遂跟踪几个人来到四合院。

“这、这是欧阳、欧阳敬的家吗？”高德走到一个倚在路边槐树上的老者面前，指着四合院问。

老者打量着高德，道：“不是欧阳敬，是欧阳一敬！哦，你是哪家官爷的管家，也来打听这事儿？”不等高德回应，老者就得意地说开了，“哎呀，真是不得了啦。你知不知道，那个叫高拱的相爷是当今万岁爷的老师呢！当年呢，被人硬生生给赶

跑了，如今万岁爷把他请回来了，赶跑他的那些官爷，都吓坏啦！”他抬起下颌向四合院一扬，“喏，看到了，这家老爷欧阳一敬，当年是言官，和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，带头骂高相爷；骂走高相爷，两个人被徐相爷升了官。如今高相爷回朝，京城都在传呢：回淮安老家给他老娘守孝的胡应嘉‘嘎嘣’一声就吓死了；欧阳一敬也吓得破了肝胆，呜呼哀哉了。这不，引得不少官爷来看虚实呢！”

“哎哟，俺的娘哎！”高德咧嘴惊叹道，“那，欧阳一敬死没死啊？咋没见办丧事呢？”

“死倒是没死，卧床不起是真的。”老者说，“说是递了本要辞官的，到底还是害怕呢。”

“这这这……这不是瞎传吗？”高德一时不知该怎么办，急得在老者面前转着圈来回走动。

“瞎传？”不知何时围过来凑热闹的人插话说，“听说，就连朝廷里的大官也怕了，都察院里最大的大都爷，还有刑部的尚书，都递本辞官啦！”

“都说，那个告老还乡的徐相爷，怕是老命难保呢！”另一个人接言道。

“想想看，这什么阵仗？”老者竖起拇指晃了晃，“高相爷，委实厉害！看样子，他一回来，朝廷没得安生喽！”

高德一跺脚，急匆匆往草厂街去寻高拱，好禀报探得的消息。急头白脸找了半天，也不见人影，只得沿原路回家。

此时，高拱还在听陈大明讲述他在贵州的见闻。

陈大明仅就传闻讲述一通，高拱已知水西土司生乱，朝廷要派大军征剿。此事出乎他的预料。北虏之患日亟，两广不靖。不意，贵州又冒出战事，生灵涂炭，圣忧愈深，财用更是不堪重负！他的心情沉重起来，无心再查访，叫高福道：“高福，这就回家！”说着即欲起身，可腿麻得不听使唤，高福忙搀他起来，慢慢往外走。适才高福已到左近轿行雇了顶小轿，候在院内。高拱坐进轿中，吩咐轿夫赶路。

到得家门口，不出所料，首门外站着一群人，茶室里还有不少人在候着。小轿甫落地，“忽”地走出一群穿官袍的人。

“师相——”

“玄翁！”

一群人唤着，围拢过来施礼。

高拱已经两顿饭没吃了，适才听陈大明说贵州的事，一时忘记饥饿，此时已是饥肠辘辘，双腿麻木也未完全缓过来，一下轿站立不稳，房尧第、高福急忙搀扶，才勉强站住。他向众人扫了一眼，穿官袍的大抵都是他的门生，韩揖、程文……另外一些人，多半是哪家的管家仆从来递拜帖的。他向外摆了摆手，对一群门生说：

“你们都回去！”语气有些严厉，门生们不敢说话，看着老师被搀扶着往里走。

跟在身后的高德想说话，又觉得场合不对，不说话又憋得慌，急得忽而转到左边，忽而转到右边，不住地在自己脸上抓挠。

房尧第边走边禀报说：“玄翁，礼部尚书殷世儋、户部尚书刘体乾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四维……”

高拱有些不耐烦：“不必细说，但说有无张太岳的拜帖！”

“呵呵，张阁老何时送过拜帖？”房尧第笑着说，“不过他的管家游七一早就过来了，等回音呢！”

高拱之所以匆匆返家，就是急于从张居正那里得到贵州的消息，忙吩咐道：“叫张太岳来见！”又对高福说，“在首门说一声，就说老爷一路劳顿，不见客！”

“哎呀，老爷，俺可有急事得说呢！”高德忍不住说。高拱没有理会他，待在花厅坐定，对房尧第说：“有吃的吗？拿些来填填肚子。”

“玄翁，翰林院张院长差人送来酒菜。”房尧第答。

“哦？这个子维，想贿赂我？”旋即一笑，“他有钱，不是花的公帑，吃一次大户无妨！”

“还有我呢！”高德忙道，“我还没有吃饭！”

高拱边往餐厅边走边道：“你进饭铺怎不吃饭？”

高德哭丧着脸说：“老爷，还说呢，俺进饭铺点了两个火烧、一碗小米粥，拿出高福给俺的一张嘉靖钱钞，掌柜的却摇头，要俺拿纹银去买，说钱钞如今只是玩好，用不得。”

“喔，有这等事？”高拱吃惊地说。

高德凑上前去，道：“老爷，还有更奇怪的事呢！俺去那个叫欧阳一敬的宅子那边了。哎呀，这京城里，恁多的长舌妇呢！”

高拱在餐厅坐定，喝了口茶，虽然没有说话，眼睛却紧紧盯着高德。高德从领命进了饭铺说起，不住嘴地向高拱禀报起来。开始，高拱心里竟生出几分快意，听着听着，面色凝重起来。待高德禀报毕，高拱用力一拍餐桌，义愤地说：“这些人，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哎呀！看来，事体不简单！”房尧第道。

“张四维家距此不远，你快把他叫来。”高拱吩咐房尧第道。

高拱尚未吃完饭，张四维就匆匆赶到：“玄翁——”他唤了一声，躬身施礼。

“师相！”跟在身后的刑科给事中韩楫跪地叩头。

“伯通，你咋又来了？”高拱叫着韩楫的字，不悦地说。

“呵呵，玄翁，伯通在四维家吃饭，刚吃了一半，听玄翁召四维来见，就急急

赶来了，伯通只好跟着来，吃后半顿。”张四维解释说，说着，不等高拱让座，拉住韩楫打横坐了下来。

高拱方想起两人都是山西蒲州人，便沉着脸说：“乡党、乡党，就是同乡结党，这等事，不要做！”见张四维和韩楫面色尴尬，也不在意，顾自说，“昨日车到良乡，刻意停了半日，算计好了行程，在元宵灯会收灯后悄然入城，免去接迎之礼。怎么满京城都知道我到京消息了？”

“呵呵，玄翁，阖城官员都竖起耳朵听着驿车声呢！”张四维笑道。

“师相，学生听说——”韩楫想插话，高拱打断他，问张四维：“贵州土司叛乱，要用兵？”

“是有这么回事，具体情形四维不知。”张四维答。

韩楫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师相，学生听说，有人传布，说皇上谕旨只说师相‘以原官掌管吏部事’，称‘掌’不言‘兼’，故此番师相复出只是吏部尚书，而不是阁臣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高拱一惊，夹菜的筷子“啪啦”掉落在盘子上。

“他们还说，此次到河南接师相还朝，不是从行人司差行人持玺书谕旨，而是吏部以咨文行兵部，由兵部遣指挥前往，这分明不是迎接阁臣的规制。”韩楫又道。

张四维忙替高拱捡起筷子，送到他手里，道：“起复大臣，差何官迎接本无定规，玄翁不必介怀。”

“哼，他们是怕师相复出，想制造麻烦，东拉西扯找到些形迹便造谣惑众！”韩楫忿忿然道，“师相要实施报复之说，更是弥城腾天！”

“原本想明日递本陛见的，看来还不能着急，得把事体厘清了方可。”高拱放下筷子，起身往花厅走。

“呵呵，”张四维笑着说，“四维闻得，今官场有一番议论，一人倡之，千万人和之，举国之人奔走若狂，翻覆天地，变乱黑白，此谓之讹言。时下京城虽讹言四起，也不过一两个人随口一说，不明真相者四处传布，如此而已，玄翁不必理会！”

“学生不作如是观。”韩楫道，“背后大有文章！”

“喔？伯通这么看？”高拱转头看了韩楫一眼，问。

“老爷，张爷到了！”外边传来高福的声音。

高拱快步走进花厅，在主位落座。

张四维、韩楫见状，急忙告辞。

“中玄兄——玄翁——”张居正急切的声音传进花厅。须臾，他快步走了进来，见高拱坐在花厅左侧的一张座椅上，忙趋前施礼，深情地唤道：“中玄兄，中玄兄啊！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
高拱见张居正如此，也颇是动情，忙起身拉住他的手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叔大，叔大你来了，来，快来坐，坐！”

“中玄兄啊，我兄回来，弟总算有了倚仗；若兄再晚回来一两个月，弟不能存矣！”张居正握住高拱的手，语调沉痛地说。

“叔大何出此言？”高拱吃惊地问。



